

张晓风散文系列

湖南文艺出版社



步下红毯之后



步下红楼之后

〔湘〕新登字 002 号

张晓风散文系列

步下红毯之后

责任编辑：弘 征 龚湘海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850×1092 1/32 印张：5.625

字数：96,000 印数：10,000—15,000

简易精装：ISBN7-5404-1585-1
I · 1262 定价：8.80 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技质科联系更换

(厂址：邵阳市双坡岭 邮编：422001)

张晓风散文系列



玉想

有所思

从你美丽的流域

丽人行

步下红毯之后

魔季

地毯的那一端

ISBN 7-5404-1585-1



9 787540 415853 >

责任编辑

龚湘海 弘征

封面设计

罗丹

甘 醍 (代总序)

1

天寒地冻，大雪弥望。

我和朋友从日本北海道的札幌出发，要去一个名叫洞爷的湖区。

一路上大巴士里面还算暖和，一下车，立刻就觉得自己要冻成一根用“急冻法”结冻的冰棍。于是很自然的，连想都不想，拔腿便向店家的大门冲去。

店家也像早有预备，一见我们跌跌撞撞地奔进室内，立刻双手奉上一大杯热饮，我们正冻得浑身打战，一见了冒热气的东西，便急急接了，比接圣旨还恭敬。

喝下一大口，哇！怎么味道这么熟悉？再喝一口，答案出来了，是甜酒酿！奇怪：“这甜酒酿原是吃惯的，怎么此刻喝来竟像琼浆玉液？在寒冻只合冬眠的此刻，一碗甘醴令人彻底醒了过来，活了过

来，觉得人生还是值得熬下去的。

等喝到第三口，就开始有了美食家的鉴赏品味了。你会为那浓浊的白色而忘神，是牛乳的颜色呢！然而牛乳是孩童级的饮料，健康而纯洁，甘醴却是成年人的饮料，在纯洁馥郁中隐隐潜藏着堕落和沉沦，它是温柔的激动，甜蜜的辛辣，安谧的骚动，沉潜的疯狂。

啊，我多么希望手中的这只酒碗恰如北欧神话里那只暗通着海洋的酒盏，可以永汲不尽。

从来不好酒，但此刻，大雪千里，我是在雪中随时可以冻毙的旅人。然而，此处有一檐可以容我，有一碗酒可供我暖身，我不免贪起杯来，贪那严寒世界的一点温度，贪那一点芳馨，贪那超乎买卖双方商业关系之外的一缕体贴的善意。

《庄子》上说“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我想我却愿意自己既是小人也是君子。我甚至希望我的朋友也如此。全然淡若水也不见得有意思，我喜欢有时候在滴水成冰的寒天里痛饮一碗滚烫的甘醴。

孩子小时候迷上一个问题，他喜欢问：“最——”。例如：

“什么鱼最大？”

“什么鸟最小?”

但是当他问：“什么东西最好吃？”的时候，我便答不上来了。对我而言最好吃的东西并不存在，存在的其实只是当时的一番情境。例如在蒙古牧民的帐篷里喝一碗待客的酸奶，在泰北山乡扒一碗用木桶蒸出来的柔韧的早稻米饭。在阳光炙热的澎湖滨海小店里吃新鲜的海胆，或者，在严寒的北海道旅程中喝一碗甘醴。动人的其实是整个环境氛围，而不是那一小口味觉。

3

是不是，容我也用这故事来说明我自己的作品呢？

和湖南文艺出版社的弘征先生书信往返一年了，其间热心促成此事的是好友龙应台。他们原谅我的疏懒怠惰，应台甚至劳动她的学生去搜买我的作品寄给弘征，因为她深知道如果叫我去做这件事，我大概又会推三阻四，一直耽延到遗忘为止。

其实内心深处，我还是对湖南文艺出版社很有感情的。从大学一年级结识一位湖南籍的男友开始，到现在我已和这位湖南人相处近四十年了，湖南是我魂梦中的另一个原乡，我喜欢湖南食物，也习惯了湖南性格。

至于湖南读者喜不喜欢我呢？

我想，我顾不了那么多，我只愿在多舛多磨难的人生旅途上，这些作品如酷暑之际的一勺冷泉，或如寒天冻地中一碗滚烫的甘醴。虽是寻常之物，但因种种因缘际会，也能负责提供一丝满足。

是的，我的作品或亦如那平凡的含酒精比例极低的甜酒酿，它生存的目的便在等待着，要奉上你的手。它为企图暖化你冻僵的肢体而酝酿了一世。

步下红毯之后



目 录

I 甘醴（代总序）

- 1 爱情篇
6 种种可爱
16 种种有情
25 春之怀古
27 花之笔记（一）
36 花之笔记（二）
42 步下红毯之后
49 好艳丽的一块土
59 地 泉（一）
66 地 泉（二）
69 梅 妃
74 一路行去
81 大 音
92 母亲的羽衣
99 许士林的独白

——献给那些睽违母颜比十八年更长
久的天涯之人

- 107 也是水渭
111 饮啄篇

2
步下红毯之后

- 122 衣履篇
134 惊
136 圣诞之拓片
141 情 怀

附 录

- 155 善变的女人……林治平
163 我们（我夫）
169 音乐教室（我子）

爱 情 篇

1. 两 岸

我们总是聚少离多，如两岸。

如两岸——只因我们之间恒流着一条莽莽苍苍的河。我们太爱那条河，太爱太爱，以致竟然把自己站成了岸。

站成了岸，我爱，没有人勉强我们，我们自己把自己站成了岸。

春天的时候，我爱，杨柳将此岸绿遍，漂亮的绿绦子潜身于同色调的绿波里，缓缓地向彼岸游去。河中有萍，河中有藻，河中有云影天光，仍是《国风·关雎》篇的河啊，而我，一径向你泅去。

我向你泅去，我正遇见你，向我泅来——以同样柔和的柳条。我们在河心相遇，我们的千丝万绪秘密地牵起手来，在河底。

只因为这世上有河，因此就必须有两岸，以及两岸的绿杨堤。我不知我们为什么只因坚持要一条

河，而竟把自己矗立成两岸，岁岁年年相向而绿，任地老天荒，我们合力撑住一条河，死命地呵护那千里烟波。

两岸总是有相同的风，相同的雨，相同的水位。
乍酱草匀分给两岸相等的红，鸟翼点给两岸同样的白，而秋来蒹葭露冷，给我们以相似的苍凉。

蓦然发现，原来我们同属一块大地。

纵然被河道凿开，对峙，却不曾分离。

年年春来时，在温柔得令人心疼的三月，我们忍不住伸出手臂，在河底秘密地挽起。

2. 定义以及命运

年轻的时候，怎么会那么傻呢？

对“人”的定义？对“爱”的定义，对“生活”的定义，对莫名其妙的刚听到的一个“哲学名词”的定义……

那时候，老是慎重其事地把左掌右掌看了又看，或者，从一条曲曲折折的感情线，估计着感情的河道是否决堤。有时，又正经的把一张脸交给一个人，从鼻山眼水中，去窥探一生的风光。

奇怪，年轻的时候，怎么什么都想知道？定义，以及命运。年轻的时候，怎么就没有想到过，人原来也可以有权不知不识而大刺刺地活下去。

忽然有一天，我们就长大了，因为爱。

去知道明天的风雨已经不重要了，执手处张发可以为风帆，高歌时，何妨倾山雨入盏，风雨于是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找一方共同承风挡雨的肩。

忽然有一天，我们把所背的定义全忘了，我们遗失了登山指南，我们甚至忘了自己，忘了那一切，只因我们已登山，并且结庐于一弯溪谷。千泉引来千月，万窍邀来万风，无边的庄严中，我们也自庄严起来。

而长年的携手，我们已彼此把掌纹叠印在对方的掌纹上，我们的眉因为同蹙同展而衔接为同一个名字的山脉，我们的眼因为相同的视线而映出为连波一片，怎样的看相者才能看明白这样的两双手的天机，怎样的预言家才能说清楚这样两张脸的命运？

蔷薇几曾有定义，白云何所谓其命运，谁又见过为劈头迎来的巨石而焦灼的流水？怎么会那么傻呢，年轻的时候。

3. 从俗

当我们相爱——在开头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清雅飞逸，仿佛有一个新我，自旧我中飘然游离而出。

当我们相爱时，我们从每一吋皮肤，每一缕思维伸出触角，要去探索这个世界，拥抱这个世界，我们开始相信自己的不凡。

相爱的人未必要朝朝暮暮相守在一起——在小说里都是这样说的，小说里的男人和女人一眨眼便已暮年，而他们始终没有生活在一起，他们留给我们的只是凄美的回忆。

但我们是活生生的人，我们不是小说，我们要朝朝暮暮，我们要活在同一个时间，我们要活在同一个空间，我们要相厮相守，相牵相挂，于是我们放弃飞腾，回到人间，和一切庸俗的人同其庸俗。

如果相爱的结果是使我们平凡，让我们平凡。

如果爱情的历程是让我们由纵横行空的天马变为忍辱负重行向一路崎岖的承载驾马，让我们接受。

如果爱情的轨迹总是把云霄之上的金童玉女贬为人间烟火中的匹妇匹夫，让我们甘心。我们只有这一生，这是我们唯一的筹码，我们要合在一起下注。

我们只有这一生，这是我们唯一的戏码，我们要同台演出。

于是，我们要了婚姻。

于是，我们经营起一个巢，栖守其间。

有厨房，有餐厅，那里有我们一饮一啄的牵情。

有客厅，那里有我们共同的朋友以及他们的高

谈阔论。

有兼为书房的卧房，各人的书站在各人的书架里，但书架相衔，矗立成壁，连我们那些完全不同类的书也在声气相求。

有孩子的房间，夜夜等着我们去为一双娇儿痴女念故事，并且盖他们老是踢掉的棉被。

至于我们曾订下的山之盟呢？我们所渴望的水之约呢？让它等一等，我们总有一天会去的，但现在，我们已选择了从俗。

贴向生活，贴向平凡，山林可以是公寓，电铃可以是诗，让我们且来从俗。